

姥爷的“老朋友”

“叮铃铃……”夕阳余晖里，熟悉的自行车铃声从我身后传来，我猛一回头，看到了那辆破旧但亲切的自行车，还有正对着我微笑的姥爷。

姥爷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已伴随他二十多个冬夏。这辆自行车在初春清新的早晨，陪着他漫步静谧的河堤；在夏季炎热的午后，载着他从高高的大庆路桥飞驰而下；在秋天微凉的傍晚，驮着他行驶在落叶满地的小路上；在冬季寒冷的夜晚，陪着他悠闲地骑行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如今生活日新月异，人们早已习惯以汽车或助力车代步，而我的姥爷，却多年如一日把这辆自行车当成他最爱的坐骑。

姥爷同他的自行车向来是形影不离的，这一点从自行车那拆卸好多次的车轮，以及不知换了多少个车篮上就可体现。更让人惊奇的是，这辆自行车曾经好几次驮着姥爷和当时十多岁的妈妈从六十公里外的老家来到周口。当然，这一切都是妈妈和姥爷讲给我听的。不过之后在姥爷的自行车上度过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姥爷和自行车的形影不离，我便深深明了了。

我八岁那年的暑假，姥爷刚刚退休，父母工作忙无暇照顾我，姥爷便主动担起了照顾我的重任。于是，在河堤的林荫小道上，常常会出现我和姥爷以及那辆自行车的身影。我一跃坐上姥爷自行车的后座，姥爷手扶车

把，踩着脚蹬，向前匀速一滑，娴熟而又稳当地骑上车。上坡时姥爷用尽全力，吭哧吭哧地弓着背弯着腰，自行车如蜗牛一般向前缓行；下坡时，姥爷哼着小曲、吹着口哨，任由车轮飞驰而下。我在后座，靠着他宽厚的腰板，温暖和快乐溢满心头。晴天的时候，姥爷就优哉游哉地驮着我到河堤东头的小铁路上玩儿；雨天的时候，姥爷会用自行车驮着我到河堤的凉亭上观风景；玩儿累的时候，姥爷就用自行车推着我漫步在树荫下，后座上的我就津津有味地听他那博学的脑海里讲不完的哲学故事，和煦的清风吹拂脸庞，丝丝凉凉的感觉给我留下了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

再后来，姥爷因博学多识、年富力强被返聘工作，而当时上各种补习班也充斥了我的假期和课余生活，我便再也没有机会坐上姥爷的自行车，就连见他一面都是鲜有的事。

草长莺飞，冬去春来，那辆破旧的凤凰牌自行车依旧是姥爷的最爱，姥爷常对我说：“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可姥爷已不经意间白发苍苍、腰背佝偻。

昏黄的街道上，姥爷仍旧和他的“老朋友”一起悠闲地走着，愈来愈远的背影被落日的余晖无限拉长，夕阳下的这幅唯美景象伴随着姥爷的博学、勤俭，化为一颗种子在我脑海中种下，生根发芽。

(孟怡霖 周口四中)



俺家是周口哩

出门在外，每当别人问起“老家哪里”，我总会说是淮阳，那里有太昊陵、万亩龙湖，是包公放粮救民的地方；如果说是周口，那会有人问“是周口店吗”。

北京无论所属哪个县市区的人，都会说自己是北京人，那是祖国的首都；郑州市下辖各个地方的人都说自己是郑州的，那是我们的省会；我们兄弟地市的人，会说自己是洛阳人、安阳人、漯河人……很少有人具体说自己是哪个县的人。我们周口的人多会说自己是淮阳人、太康人、商水人、鹿邑人、郸城人、西华人、项城人……淮阳是人文始祖伏羲长眠之地，太康是夏朝太康失国遗恨之地，商水是秦朝大泽乡起义领导者陈胜的故乡，鹿邑为道家之源，陈抟老祖曾在郸城修炼，西华为女娲炼石补天、箕子读书处，项城有民国风云人物袁世凯……其

实，无论是淮阳人、太康人，还是商水人、鹿邑人，我们都是周口人。千年历史看北京，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五千年历史看河南，七千年历史看周口。我们周口的历史文化璀璨夺目，无与伦比。

说起自己的家乡，每个人都会为家乡的名胜古迹、美丽风景而骄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周口人呢？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不过三五载光景，森林公园郁郁葱葱，铁路公园花木成行，周口港驳船穿梭来往，引黄调蓄工程使得湖上天鹅畅游。天变蓝了，水变清了，路变宽了，我们生活的环境变美了。

不久的将来，当高铁飞驰而过，当大剧院的歌声响起“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若是你到周口来，收获特别多……”我们都会自豪骄傲地说：“俺家是周口哩！”

(梁海燕 周口市人大常委会)



小孙子递给我一根棍

上了年纪的原因，我的两条腿出了毛病，患上了什么骨质增生、软骨磨损、半月板损伤，走起路来疼痛，特别是上下坡、走楼梯，更是困难。遇到冷天，疼得严重。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那会儿疼痛得很厉害，迈不开步子，走不成了。这一幕被小孙子看到了，他急忙从地上拣起一根约一米长、直径有三四厘米的木棍，递到我手里，说：“爷爷，给你拄着。”当时我很是感动，眼睛都湿润了，竟不知道说啥好了。

小孙子才七岁，上小学一年级，浓眉大眼双眼皮，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去年当他还在上幼儿园时，我经常接送他。从三月份我就

感觉到腿有些疼，上下楼梯困难。他每次看到我腿疼的样子，就不让我上楼送他，自己进班。下午接时，有时让同班熟悉的家长带他下来。对此，他也曾经问我：“爷爷，你腿疼是不是干活累着啦？我长大了背着你。我挣钱了，给你买个拐棍。”听了言语稚气的孙子说出这些暖心的话，我打心眼儿里觉得得到了安慰。看到孙子从小就懂事，这么有爱心，这么优秀，这么让人喜欢，我心里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感谢老师的教育，以及他父母的影响。盼望小孙子茁壮成长，早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梁发占 扶沟县行政服务中心)



一袋热油角

前天是个星期天。快到中午的时候，爱人和女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刚站起来到厨房准备做午饭，“咚、咚、咚”，房门被敲响了。

我去开门，一看，是我的父亲。

父亲手提一个布制手提袋，一进门就从小袋里往外掏出一个白色的食品袋，说：“你妈在家正炸油角，让我趁热给你们送点。来，来，来，妞，快点吃。”他热切地呼唤我女儿。我赶忙伸手接过来，隔着食品袋能感觉到油角的温热。我把食品袋放到餐桌上，给女儿拿了一个。“嗯，热乎乎的，真香，真好吃！谢谢你，姥爷！”女儿边吃边扬脸说。我父亲非常慈爱地看着她，满意地笑了。

“我走了。”我父亲说话一向干脆利索，言简意赅。他推开门就往外走。我和爱人极力劝他在这儿吃午饭，他说：“你妈还在家炸着呢，我得赶快回去给她帮忙，打个下手。”说着，父亲就执意下楼了。我们三口赶快送他到门外，很敬重地目送他下楼。

我的父母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很好，日常生活不需要我们照顾，我们兄妹几家谁家有事了，他们还能帮上忙。他们住在文化路东段，我家住在文化路西段，

相距大约两公里，平时炸个油角、麻叶、丸子啥的，母亲都会派遣我父亲趁热给我们送来。可他们毕竟岁数大了，我过意不去，多次对母亲说这些东西我也会炸，就别让父亲来来回回送了。但母亲总说我们平时上班忙，他们老两口又没啥事，说我父亲每天都爱骑车几个小时锻炼，这儿地不算啥，至于她，多干点活还能多活动活动胳膊腿，权当锻炼了。勤劳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更喜欢让我们品尝她做的美食。

我迅速回到屋里，跑到窗前，站在那里。此时，父亲已经走出了单元口，我过意不去，甚至还有一丝心疼和愧疚，我看着父亲骑自行车走了，看他走到前面小花园的拐角处，看他走出了我的视线。

之后，我也坐到餐桌边，充满感激地品尝着父亲送来的热乎乎香喷喷的油角。油角在母亲的巧手下，一个个被捏得像弯月亮，焦黄的面皮里包裹着粉条、韭菜、豆腐，咬一口，嚼一下，唇齿留香，感动和幸福油然而生。一粥一饭里包含着父母对孩子的爱，一直是那样日常和无声。

这种爱是永恒的，无论父母多老，无论孩子多大！

(刘慧 扶沟县广电局)